

◇ 王 远 新 著 ◇

中国民族语言学史

A HISTORY OF LINGUISTIC RESEARCH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中国民族语言学史

A History of Linguistic Research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王远新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马加林

封面设计:李金文

2756/02
中国民族语言学史

王远新 著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朝阳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7.5 印张 40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2000 册

ISBN7-81001-398-X/H·26

定价:12.00 元

序

马学良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史跟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同样地缺少现成的书面资料和可供参考的文献,许多学者往往因此而却步。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从50年代党和政府就指示有关学者组织人力调查研究编写,现已陆续写成和出版了20多种,而少数民族语言学史却至今无人问津。出乎意料地青年民族语言学家王远新同志送来他的书稿《中国民族语言学史》,真如空谷足音颢然而喜矣。该书上起先秦,下迄当代,蔚为大观,为语言学填补了几千年的空白。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五个语系百余种语言散见经籍文献中,历代学者都有辑录或考证,而一些保留在口语中,尤其发之为诗歌的,如古史记载的《越人歌》、《白狼歌》等,以及一些口传较古的神话传说等,亦经久不衰。有了这些口传,辅以书面资料,就可以上穷远古,下迄当代了。特别是建国40多年来,经过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的大普查,70年代开始撰写各民族的语言简志,以及民族语言科学工作者研究的成果,为编写民族语言学史提供了各种有利

的条件。远新同志就是在这有利条件下,以笃学精神,浑忘昏昼,数易寒暑,成此大业。那些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学,更没有语言学史的学者,面对此书,该当幡然醒悟了。

民族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言学史是总结探讨民族语言研究历史的一门学科。本书作者以现有的材料为基础,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从纷繁的成果中理出条理,以专题史为主、编年史为辅的写法,采用详今略古的撰写原则,对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历史做全面系统的总结,其难度之大,可想见矣。

远新同志早年就学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习哈萨克语言。毕业后,考入该院研究生,专攻突厥语和社会语言学,成绩冠侪辈。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继而公派赴土耳其深造。十年来发表了数十篇有较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求学期间就蓄志编写《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为了能准确地了解有关民族语言的研究资料,除在大学本科学习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一些语文外,在研究生期间又专修了汉藏语课程,因而拓宽了视野,积累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为编写这部专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艰苦卓绝破万卷查阅分析各民族语言资料的精神,写成了《中国民族语言学史》这部新著。这不仅填补了语言学史的千古空白,而且系统总结了民族

语言研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客观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境内五大语系的研究成果,为民族语言科学的发展,对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都是极有益的。

成绩的得来,自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点甘于坐冷板凳的吃苦奉献精神,独立完成这项工作,我想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希望多一些能坐冷板凳、磨练出有扎扎实实硬功夫的青年学者。东方风来满眼春,我们语言科学的春天会大有希望的。

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民族语言学史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远新同志春秋鼎盛,在语言科学广大的田野上,继续深耕易耨,我知其必有成也。

“雏凤清于老凤声”。喜听雏凤新声,因乐以为序。

1992年11月14日记于素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古代和近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10
第一节 周秦两汉时代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10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12
第三节 元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20
第二章 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	42
第一节 汉藏比较语言学在中国的创始	42
第二节 汉藏比较语言学的主要成果	51
第三节 汉藏比较语言学中的几个问题	64
第三章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70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70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81
第三节 系属分类研究	103
第四章 壮侗语族语言研究	110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110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123
第三节 语言影响与语言系属研究	142

第五章 苗瑶语族语言研究	162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162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170
第三节 系属分类研究	199
第六章 突厥语族语言研究	208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208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227
第三节 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研究	275
第四节 古代碑铭文献研究	289
第五节 《突厥语词典》研究	309
第六节 台湾的突厥语研究	321
第七章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332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332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341
第三节 中世纪蒙古语研究	379
第八章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	391
第一节 语言调查与描写研究	395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专题研究	400
第九章 南岛南亚印欧语系语言研究	427
第一节 南岛语系语言研究	427
第二节 南亚语系语言研究	456
第三节 印欧语系语言研究	466

第十章 系属未定语言研究	469
第一节 朝鲜语研究	469
第二节 京语研究	514
结语 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新趋势	517
后记	538

绪 论

一、中国民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中国民族语言学”指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

中国语言研究大致有 3 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从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他们大多是学外语出身，在我国理论语言学建设以及国外语言学新成果的引进、介绍、消化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一方面是从从事汉语研究的，这是中国语言学的主力军，他们在古代、近代、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另一方面是从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这支队伍比较年轻，但解放后在语言描写和比较研究中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大有异军突起之势。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把 3 方面的力量联合贯通起来，形成一股合力。3 方面的研究只有进一步互相借鉴、互相渗透，才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能不断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从民族语言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从理论、方法、材料以及民族语言研究与相关学科相互为用这 4 个方面来实现这种结合，那么，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便可得到长足进展，从而也就体现了中国民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

从理论上讲。国外研究语言学，主要根据印欧语言材料，所阐述的语言规律大都是印欧语言的规律。过去，中国语言学工作者在引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时，是经过一番消化

的，并努力运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语言材料进行改造，使之“中国化”，对发展中国语言学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过去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更谈不上从中国特有语言材料中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不少人深深感到，要想加快发展中国语言学，不断丰富普通语言学，除了继续发扬中国语言研究中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的新成果外，还必须重视利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充分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语言事实基础上的，是对各种语言事实的科学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十分丰富，有许多现象是国外罕见的。因此，充分利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不但对发展中国语言学，而且对丰富现有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都会起到重要作用。比方说，一般认为语言影响不引起语言质变，不产生新的语言。但从最近几年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公布的材料看，还是有一种既不同于甲语言，也不同于乙语言的混合语。混合语的研究值得重视，它涉及到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语言发展能否产生质变、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依据、语言的相互关系等。可以说，混合语的研究既为开展社会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又为进一步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某些思想、方法，更全面深入地开展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和新材料。

从方法上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将为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增添新内容。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例，它曾使语言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套方法主要是在印欧语基础上产生的，不一定适用于各种语言，其中包括中国各民族语言。在开展中国民族语言的

历史比较中，就需要依据中国语言材料继续探索新方法。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曾建立过一些规则，包括语音对应规则、形态对应规则等；为印欧语历史比较打下了较牢固的基础；但是，在进行汉藏语历史比较时，寻找语音对应规则有不少困难，甚至连确定同源词也有困难，有许多词确定不了是同源词还是早期借词。对此问题，中外学者在进行汉藏语比较时，都感到棘手，至今悬而未决。形态丰富的语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可从形态上得到有力证据，汉藏系语言形态变化少，靠什么呢？靠声调，研究结果表明，声调可能是后起的，不足为证；靠语序，会被说成类型上的偶合，或者说是借用造成的一致，因为语言影响同样可能造成语序上的变化；如果靠同源词，又会被说成是早期借词。这就促使汉藏语研究者去探索适合汉藏比较研究的新途径。近些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这方面有了一定进展，有些学者在区别同源词和借词界限上发表了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比如邢公畹的“同类原则”，罗美珍的“并用原则”、“搭配原则”、“注释原则”、“方言原则”、“文化原则”，周法高的“语义比较法”等；在同源词研究中，马学良的通过连读音变探求原始语音形式，从而证明同源关系的方法，郑张尚芳把汉语同谐声、同词源以及有通假、声训关系的字联为一族，并与其他汉藏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所运用的“同族词比较法”，以及美籍华人张琨提出的研究“词汇分布”的设想等；在系属问题研究中，瞿霭堂提出的发生学分类和类型学分类可在局部方面统一起来，以及谱系树的层次划分要根据不同语言的具体历史，而不能根据固定的层次框架生搬硬套的观点等。上述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毕竟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汉藏语历史比较有许多不同于印欧语历史比较的特点，

因而其考虑问题的着重点和工作程序就有诸多不同。比如，汉藏语系各语言、方言间在发展速度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一般说来，一种语言所处的地域越是闭塞，其语言的发展速度就越慢，那么，这种语言里保存的古语成分就越多、越古老。属于藏缅语族的我国西南部的某些语言发展得非常缓慢，这些语言中较多地保存了原始汉藏语的语言成分，而这恰恰是汉藏历史比较研究所需要的重要参考材料。又如，长期共存于一个地区的民族，由于频繁交往，其语言不管有没有亲缘关系，都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中保存下来的汉语古老借词，为汉语古音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另一方面，华夏民族的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而形成的，但在其形成过程中，陆续溶入了我国境内许多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分。这一特点也明显地反映在语言上。这对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人手处。从汉语方面说，汉藏亲属语言里宝贵的活语言材料能为汉语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从汉藏亲属语言方面看，汉语大量的文献材料与丰富的研究成果又可为汉藏亲属语言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如此种种，都是开展汉藏历史比较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

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中国民族语言，即使在形态丰富的阿尔泰系诸语言比较研究中也会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数词问题。数词对于建立印欧诸语言的亲缘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印欧语同源词中，数词是比较稳定的语言成分之一。为此，以谱系说为基础的研究习惯上总是先把数词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之一。早期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由于受到印欧历史比较方法的影响，数词也是他们最早着手研究的对象。可以认为，阿尔泰语数词研究伴随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而发凡。然而，阿尔泰各语族语言数词之间存在着巨大差

异，缺乏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于是，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数词不但没有成为研究阿尔泰语言系属问题的有效突破口，反而成了阿尔泰语言学和阿尔泰系属问题的一块绊脚石。凡对阿尔泰亲缘关系理论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都以数词为依据；不论是亲缘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认为缺少共同数词是阿尔泰理论的最大缺陷。在印欧语同源词中，数词是非常稳定的成分，而在东亚一些语言中，数词则是不太稳定的成分。如果把这两类现象看作两种模式，那么，阿尔泰系语言数词则属于第3种模式，它既不同于印欧语言，各语族语言间数词有明显的同源关系；也不同于东亚一些语言，数词变化比较快。阿尔泰系语言、词的主要特点是，属于各语族内部的数词具有极大的一致性，有明显同源关系，且较稳定；而语族之间数词同源对应关系很难确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印欧语言在进行历史比较时离不开数词研究；东亚一些语言的数词则不能作同源关系的例证；而阿尔泰语言历史的研究既不能象东亚一些语言可以脱离数词，又不能象印欧语那样从数词入手。因而必须结合阿尔泰民族、文化及整个语言发展史，深入研究各语族语言数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利用其成果为发展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服务，但同时又不能局限于数词本身，还要结合其他语言成分进行系统研究。数词研究推动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数词在阿尔泰历史语言学中的地位，给人以方法论启示，迫使人们在历史比较中开新法、走新路；另一方面，对数词词源、计数方式演变的系列探索为研究突厥原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文化例证，从而进一步为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佐证。如此种种，都为历史比较方法增添了新

的内容。

从材料上看。中国有近百种少数民族语言，有些只分布于中国境内，这众多的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 5 大语系。由于语言种类多，加上各民族语言长期处于十分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语言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特点。它们或不同程度地保留历史痕迹，或反映出语言间复杂的关系，或表现出某些特殊的语言特点等等。这些对中国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都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比如近些年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特殊现象总结出的语音规律和语法范畴就有松紧元音、带擦元音、语气范畴、贬量词、级别量词、情状量词、性别量词、句尾词、四音格词、状述结构等等。此外，我国还有不少未开发的语言宝库。比如西南民族走廊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它们的充分利用，将会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带来巨大效益，将会有助于解开许多语言现象、语言关系之谜。

从民族语言为相关学科服务上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语言学的内容，而且还可以解决语言学的相关学科如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一系列难题。11 世纪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词典》中就充分运用突厥语言知识解决了突厥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柯劭忞的《新元史》，运用了很多蒙古语与突厥语知识进行解说。姚从吾为了研究辽、金、宋以及元史，曾下功夫研究过蒙古语和其他有关的北方民族语言。毕长朴则运用突厥语言学知识研究回纥与维吾尔历史问题，解决了不少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

早在 40 年代，罗常培就致力于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注意搜集这方面材料。他曾强调语言分类对民族分类的重要性，试图从语言上对云南民族进行分类；后来又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较系统地论述了民族、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以大量语言事实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事实生动地说明通过语言研究民族和文化以及通过民族和文化研究语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从 6 方面作了具体分析。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语言学与相关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开辟了一些如民族语言与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为用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 语言史和民族史相互印证；(2) 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来源与迁徙；(3) 从语言特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点；(4) 从语言中的地名看民族历史文化情况；(5) 从语言研究古代亲属称谓、亲属制度的特点；(6) 利用语言材料研究宗教问题等等。开展民族语言与其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大有可为，这方面有许多既有趣又有价值的课题可以做，是民族语言学进一步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样能够体现出中国民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地位。

二、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历史分期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周秦时代。在 20 多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1) 古代和近代时期（周秦时期至本世纪 20—30 年代）；(2) 现代时期（本世纪 20—30 年代迄今）。前一阶段是少数民族语文研究的萌芽和初创时期，即传统语文学时期，其中又可分为周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3 个时期。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民族语言研究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主要为史学、文献学、宗教学、汉学等学科服务，因而

其研究成果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后一个阶段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即语言学时期。其中又可分为本世纪 20—30 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随西方语言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以李方桂、罗常培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及描写研究，使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逐渐摆脱其附属性学科的地位，开始走向独立。此期虽有一批成果，但研究领域不广泛，亦较零散。后一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逐渐全面展开，几乎涉及到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并出现了一批颇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综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可以看出，民族语言研究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发展较快的时期是解放以后；阶段性虽较明显，但各阶段时间的长短及研究成果的多少极不平衡。从时间上看，古、近代长达 20 多个世纪，而现代只有 70 年左右；从研究成果看，现代最多、最大，古、近代则较少、较小。为能真实全面反映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历史面貌及现状，我们采取略古详今的撰写原则，把论述重点放在现代。这样不但符合民族语言研究的历史事实，而且对当前民族语言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大陆学者在大陆发表的有关民族语文研究论著，还包括大陆学者在台港、国外发表的研究论著，以及台港学者、侨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但一般不包括外籍华裔学者的论著（加入外籍前发表的除外）。本书的主要任务有 4 点：（1）全面总结中国民族语言学主要领域的研究成果；（2）客观介绍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上的重大事件；（3）客观评价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上的重要人物